

莫里哀传

[苏] M·布尔加科夫 著
臧传真 孔延庚 谭思同 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莫里哀传

[苏] M·布尔加科夫著
臧传真 孔延庚 谭思同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莫里哀传

〔苏〕M·布尔加科夫 著
臧传真 孔延庚 谭思同 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牛家牌印刷厂印刷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68千 印数: 1—7,000
统一书号: 10301·24 定价: 1.56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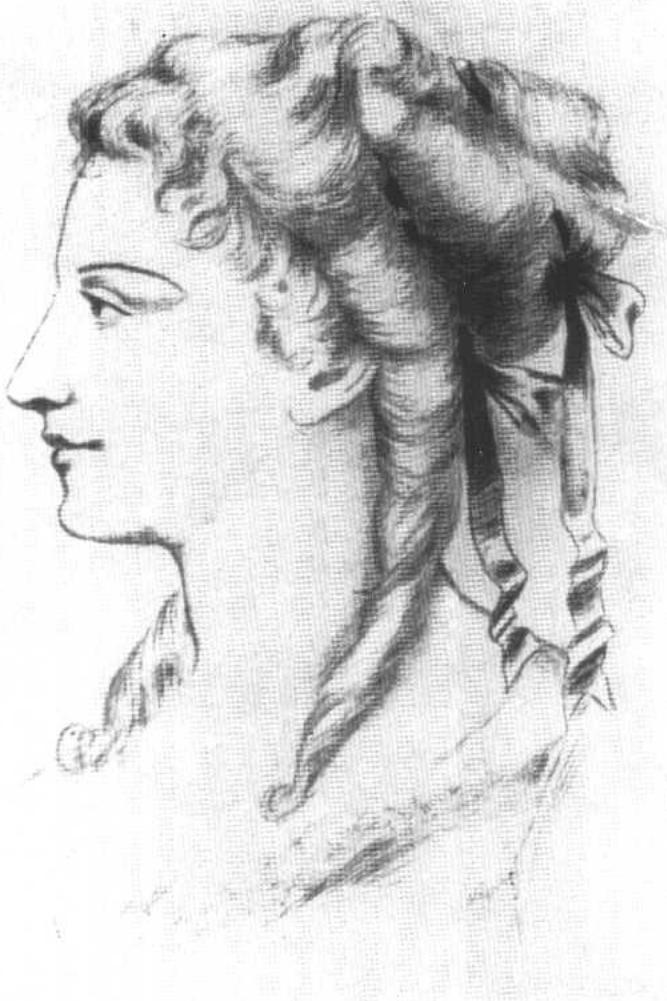
让·巴蒂斯特·莫里哀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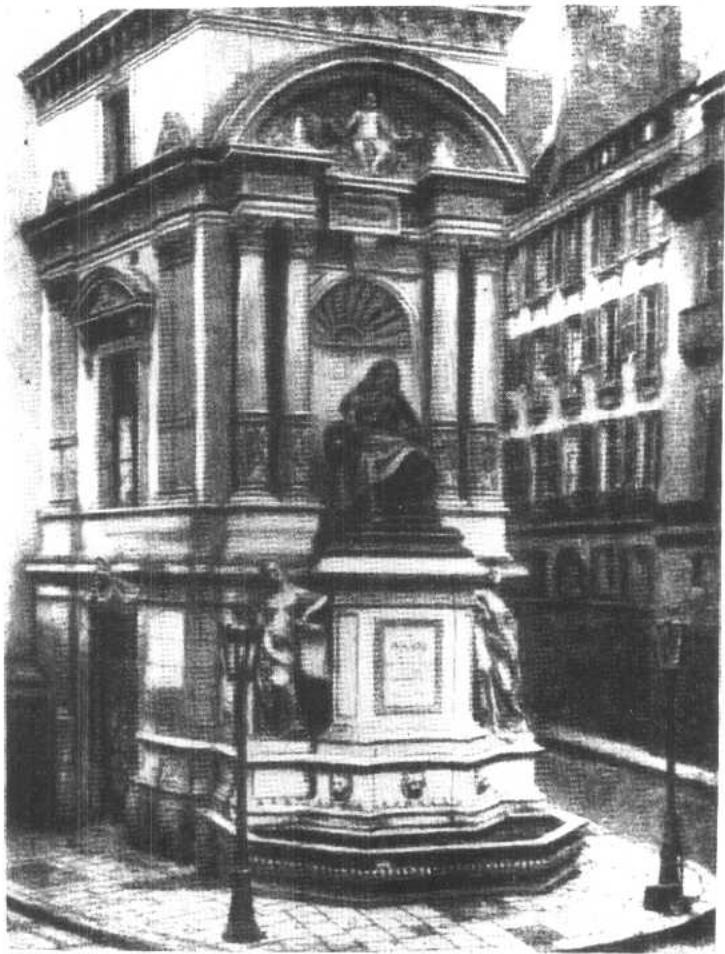
莫里哀时代的戏院海报



让·巴蒂斯特·莫里哀画像



莫里哀的妻子——阿尔曼达·贝扎尔画像
(约于1675年作)



巴黎黎世留大街莫里哀住宅。莫里哀曾在此生活、演出、直至逝世。

译者前言

本书是苏联作家米哈依尔·布尔加科夫所写关于莫里哀的一部文学传记。

莫里哀，是十七世纪法国杰出的喜剧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导演和优秀的演员。他一生共创作喜剧约三十七部，还培养了一代群星灿烂的表演艺术家。他的创作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古典主义的陈旧框框，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对整个欧洲戏剧艺术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莫里哀的戏剧作品，在我国早就翻译出版，并在舞台上演出，如：《悭吝人》（一译《吝啬鬼》）、《达尔杜弗》（一译《伪君子》）等。

作者以生动而富幽默的笔触，描绘了这位喜剧大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展示了他从事戏剧活动和创作的艰辛历程。全书共三十三章，翻阅这部传记，一个活生生的性格鲜明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尽管作者利用的个别材料可能有失实之处，某些细节的描写上有艺术的虚构（原注中已作说明），但本书仍不失为一部佳作，值得译介给我国读者。本书可供大专院校文科师生、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参考。

本书楔子，第一至十章由孔延庚译，第十一至二十章由臧传真译，第二十一至三十三章由谭恩同译。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中会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1985年6月

目 录

楔子 我和助产妇的谈话.....	(1)
第一章 猴楼.....	(8)
第二章 一对戏迷的故事.....	(12)
第三章 不给外祖父吃点欧味丹吗?	(20)
第四章 并非任何人都情愿当装设商.....	(23)
第五章 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	(26)
第六章 不足置信的奇遇.....	(36)
第七章 杰出的一伙.....	(40)
第八章 流浪演员.....	(51)
第九章 孔提亲王登场.....	(62)
第十章 当心, 布高尼府的演员们, 莫里哀来了.....	(75)
第十一章 勃鲁阿 (一片喝采声)	(79)
第十二章 小波旁剧院.....	(89)
第十三章 受污辱的天兰色客厅.....	(99)
第十四章 扇起的风.....	(108)
第十五章 神秘的拉塔邦先生.....	(113)
第十六章 妒忌王子的可悲遭遇.....	(122)
第十七章 妒忌王子死了以后.....	(126)
第十八章 她是谁?	(134)
第十九章 戏剧家的学堂.....	(142)

第二十章	埃及的干亲家(153)
第二十一章	让天雷轰死莫里哀吧!(165)
第二十二章	恼怒的恋人(173)
第二十三章	神奇的大钢琴(177)
第二十四章	它复活了，又重新夭折了(181)
第二十五章	殷勤好客的主人(188)
第二十六章	伟大的复活(194)
第二十七章	布索那克先生(197)
第二十八章	埃及人变成尼普顿，尼普顿变成阿波罗， 而阿波罗变成了国王路易(200)
第二十九章	共同的创作(209)
第三十章	花园中的一场戏(213)
第三十一章	玛德莱娜离开了人世(218)
第三十二章	不祥的星期五(224)
第三十三章	你就是大地(234)
尾声	别了，青铜铸成的喜剧演员(240)
原注	(格·鲍亚吉耶夫)(241)



楔子

我和助产妇的谈话

“有什么能妨碍我含笑谈真理呢？”

——贺拉斯①

① 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前8)，古罗马诗人。

“莫里哀是路易十四王朝享有盛誉的
法兰西喜剧作家。”

——康捷米尔①

她是一位在巴黎“慈善宫”产科医院，著名医生路易莎·布尔茹娅指导下的助产妇。1622年1月13日，她为可爱的波克兰太太（娘家姓克莱塞）接下了第一胎，一个早产的男婴。

我可以满有把握地说，假如我能够让这位可敬的助产妇知道，她接生的是一个什么人物，她很可能会激动得伤着婴儿，从而也使法国蒙受损失。

于是我穿上了有两个大口袋的长衫，手里拿的不是钢笔，而是一支鹅毛笔。

在我的面前蜡烛光亮耀眼，我的头脑也仿佛在燃烧。

“女士”，我说，“给婴儿翻身要当心点，别忘了他是不足月的。倘若这个孩子死了，对您的国家可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啊！”

“我的天哪，波克兰太太还能再生一个！”

“波克兰太太永远也不会再生出这样的孩子，而且在几百年内也不会有任何一位别的太太能生出这样的孩子来。”

“您的话使我太震惊啦，先生！”

“我也感到震惊。您要知道，再过三个世纪，在遥远的国度，我将能记起您来，只是因为您曾经亲手抱过波克兰先生的儿子。”

“我的手抱过很多更高贵人物的孩子哩。”

“您是怎么理解‘高贵’一词的？这个婴儿将来比当今你

① 康捷米尔(1708—1744)，俄国讽刺作家、外交家。

们的国王路易十三还要出名，比下一世国王也将更加显赫。女士，这位国王后来被人叫作路易亲王或是太阳王！善良的太太，有一个您不知道的遥远国度，也就是俄国，那里的居民操着您听来是奇特的语言。但是，您现在接生的这个婴儿说的话，很快就将传到那个国家。一个波兰人，沙皇彼得一世的侍从小丑，不是从你们的法语，而是从德语把它译成异邦的语言。

这个绰号叫萨莫耶德王的小丑，沙沙作响地挥动着笔，用七扭八歪的字体写出一行行：

“**高西布斯** 真有那种需要，花很多的钱，为了你们漂亮的脸蛋。告诉我，你们为这两位先生干了什么，我看他们从我的院子走出来，很害羞……”

俄国沙皇的译员写的这些古怪的词句，是想表达您接生的婴儿在他的喜剧《可笑的女才子》中的话：

“**高西布斯** 真有那种需要，花那么多钱，往你们脸上抹油。你们最好还是说说，你们是怎样招待那两位先生的。他们从你们这里走出去时模样可冷淡啦……”

在《1709年5月30日国家外交事务机关涉及一些喜剧的文件》里，记载有这样几部剧本：滑稽戏《关于挨打的医生》（他的《屈打成医》）和另一部——《赫丘利的家族，其中第一个人物朱庇特》。这些我们都知道。第一部《屈打成医》，就是您那婴儿写的喜剧。第二部《昂非特里翁》也是他写的。正是这出《昂非特里翁》，于1668年由莫里哀先生和他的喜剧演员们在巴黎演出时，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的使者彼得·伊万诺夫·波将金观看了。

由此您可见到，在十七世纪，俄国人就知道您所接生的

这个人了。

噢，时代是相连的，文化是要交流的！这个孩子说的话将译成德语，译成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荷兰语。译成丹麦语、葡萄牙语、波兰语、土耳其语、俄语……”

“这可能吗，先生！”

“请不要打断我，太太！还译成希腊语！我想说的是现代希腊语。但也译成古希腊语。还译成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捷克语、瑞典语、亚美尼亚语、阿拉伯语！”

“先生，您的话使我万分惊讶！”

“啊！这还不算奇怪呢。我可以给您举出几十位作家来，他们的作品译成多种语言，然而却不能用祖国的语言来出版。可是这位剧作家不仅将译介到外国，而且还要编写关于他的剧本。光是您的同胞就要写几十部。这样的剧本意大利人也要写，其中之一就是哥尔多尼^①，传说他本人也是在缪斯的掌声中诞生的。写剧本的还有俄国人。

不仅在您的国家，而且在其他国家，人们将模仿他的戏剧去创作或改编他的剧本。各国的学者们将对他的作品进行详细研究，写出论著，一步步地努力探索他那带有神秘色彩的生活道路。他们会向您证明，这个人物，这个现在您怀抱中刚刚出世的孱弱生命，将要影响到未来好几个世纪的许多作家，其中包括那些您不知道、但我熟知的作家，例如我的同胞格里鲍耶陀夫^②、普希金^③和果戈理^④。

① 哥尔多尼(1707—1793)，意大利启蒙时期喜剧作家。

② 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俄国剧作家。

③ 普希金(1799—1837)，俄国诗人。

④ 果戈理(1809—1852)，俄国作家。

你们是对的：谁要是和你们相处一天，
呼吸同样的空气，
而竟然神志清醒，
那他一定是个不怕火炼的金身。
离开莫斯科吧！我不再旧地重游。
我一去不回头，走遍天涯海角，
找一个能安慰我受损害的感情的安身之处。

这是我的同胞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聪明误》终场的几行诗。

我曾是奸计和背叛的牺牲品，
将永远离开那害人的围墙，
那地狱的深渊，那里道德沦丧，
那里亲朋之间不是兄弟而是仇敌！
我要到遥远的天涯海角，
寻找能做一个诚实人的地方！

这就是这位波克兰的喜剧《恨世者》终场的几行诗。这个剧本是1816年由俄国作家费奥多尔·科柯什金翻译的。

这两个终场之间有相似之处吗？啊，我的天哪！我不是内行，让学者们去分析研究吧！他们会给您讲述，格里鲍耶陀夫的恰茨基同恨世者阿尔赛斯特是多么相象！为什么哥尔多尼认为自己是这位波克兰的学生，还有少年时代的普希金是怎样模仿这位波克兰的。他还会给您讲述许多其他内容丰富、饶有兴趣的东西。我对这些是不甚清楚的。

我关心的另一件事是，我的主人公写的剧本在世界各国舞台上演出了长达三个世纪之久，而且不知哪一天才会停止。这是我最关心的。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就成了这样一个人。

是的，我想谈的是戏剧。十分值得尊敬的奥洛尔·杜班女士，不过用乔治·桑^①这个名字就更为大家所知了，也是给我的主人公写剧本的作家之一。

这出戏的终场，莫里哀站起来说道：

“是的，我想死在家里……我要为我的女儿祝福。”

接着孔德亲王走到他的跟前插口道：

“莫里哀，您扶住我的身子吧！”

演员杜巴克（顺便提及，莫里哀逝世时他已不在人间）嚎啕着喊道：

“啊！失去了我唯一曾经爱过的人！”

女人写的东西是感人的，这点无法否认。可是你，我可怜的血迹斑斑的大师啊！你在哪里也不愿死，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当你已经口吐鲜血时，未必还会表示为你那很少有人关心的女儿玛德莱娜祝福的愿望哩！

谁能比女人们写得更动人呢？难道是另外一些男人？俄国作家弗拉基米尔·拉法伊洛维奇·佐托夫写了一个同样多情善感的终场。

“国王来了。他想见见莫里哀。莫里哀！他怎么啦？”

“他死了。”

于是亲王朝路易跑去，喊道：

“陛下！莫里哀死了！”

①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